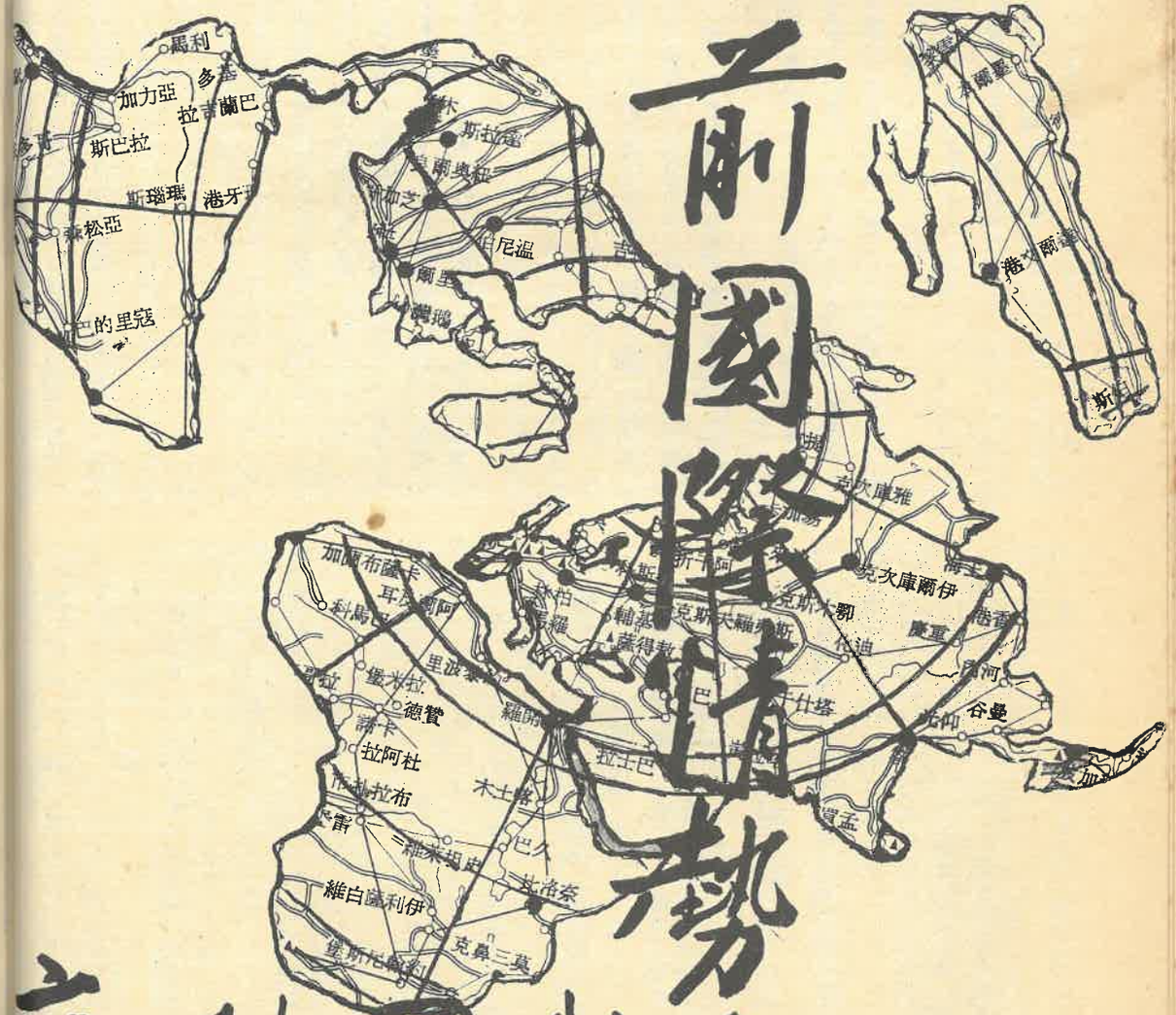
當前國際情勢與我國外交

薛麒麟



當代國際局勢有一基本事實，即自俄國成爲共產國家以後，國際間開始形成了對立的局面。其原因是共產國家並沒有想與民主國家和平共存，其惟一不變的目標是要赤化世界，使全世界都淪於共產統治之下，以滿足共酋個人之權力慾望。故對立的局面一直延續至今。民主國家爲了抵抗共產國家的侵略，在歐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歐洲方面的形勢才穩定了下來。在亞洲方面，我國因受到日本軍閥的侵略，八年抗戰受到重大的損失，勝利以後，創鉅痛深，國家元氣未復，共匪利用此種局面窃據大陸，使得共產國際在亞洲的勢力增大了。所幸我政府與同胞以台澎爲基地，堅決反共；而亞洲自由國家，亦有東南亞公約組織以對抗共黨的勢力滲透，因此，亞洲方面的形勢，亦能維持一時的穩定。但是近年以來，自由世界浸漸爲姑息氣氛所瀰漫，唱出了以談判來替代對抗的口號，於是亞洲的國際形勢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。此種口號之提出，竟被多數人接受，其原因不一，大要爲下：

(1)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蘇聯追隨美國之後，發展核子武器，其破壞力量無與倫比，故一般人認爲，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的對抗局面，如果繼續下去，不免發生核子戰爭。此爲除大陸共匪外，世人所不願其成爲事實之形勢，因此想以談判代替對抗，解除危險。

(2)西方民主國家戰後三十年來均在和平狀態下發展，生活水準提高，物質享受增加，但精神生活反被忽略。甚至有人認爲生命可貴，高於一切，不願爲抵抗共產侵略而犧牲，故有所謂「寧可變成共產黨而不願死」(rather red than dead)之謬談，流行於若干西方社會之間，故談判替代對抗的口號一唱，不少人群起響應，沾沾自喜，以爲從此可以在和平中安享其物質生活。

(3)共產黨集團內部發生奪權之爭，毛匪自史達林死後，儼然以共產國際領導人自居，與俄酋發生爭執，逐形成匪俄公開的衝突，因此企圖勾結民主國家以自重；擺出笑臉即所謂笑臉外交，引起民主國家的幻想。

從對抗的時代進入談判的時代，至今已有五、六年，以談判來替代對抗，實際上，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，基本上的對立還是存在。共產集團一方面笑臉迎人，與民主國家談判，而另一方面仍然是使用戰爭、威脅、滲透、顛覆的種種手段來赤化世界。民主國家對共匪所存的幻想，由來已久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。自從共匪依賴蘇聯及其他共黨國家之援助，開始在大陸上從事叛亂之時起，民主國家的左派人士就爲共匪宣傳，說「共匪沒有什麼可怕，不過是些土地改革者」，一時頗爲一般人所相信。等到共匪占據大陸，猙獰面目畢露，民主國家人士才知道誤聽左派人士的宣傳，後悔不及。

但是這並沒有使民主國家人士對共匪再度發生幻想。目前他們對共匪另有幾個誤解：

一、共匪和俄國之分裂，使民主國家產生幻想，以爲共匪與俄共所持之共產理論不同，彼此爭論不休，必然造成永久分裂的局面，使民主國家可以加以利用，發生制衡作用。殊不知匪俄之爭，完全爲爭領導權，既無恒久性質，隨時可因人而改；而且也沒有思想或理論上之分歧異，它們都想把共產主義推行於全世界，完成赤化世界的最後目的。此爲西方國家對共匪第一個幻想錯誤。

二、共匪與蘇俄爭權引起了邊境糾紛，共匪亦向俄國要求收復失地，遂使民主國家誤認共匪是民族主義者。其實共匪在史達林死前，高呼向蘇俄一面倒，認蘇俄爲祖國，並且發動「打倒美帝」運動。何嘗有什麼民族主義？從歷史上看，鴉片戰爭以來，列強之中，只有美國對中國是友好的，沒有侵略領土的野心，也沒有主動向我國要求享受任何特權；而且後來美國還領先歸還我國庚子賠款，取消不平等條約；而俄國則向來是侵我最厲害的國家。當年毛澤東向蘇俄一面倒，打倒美國「帝國主義」，這那有民族主義可言？今天因爲毛匪要與匪酋奪權，一反過來，把第一號敵人變成朋友，把第一號朋友變成敵人，這那裏又是民族主義呢？

三、民主國家誤認共匪占據大陸二十多年，政權已經穩定，故只好和它來往。這種看法完全是錯誤的。在大陸上有二大很明顯的現象：(1)共匪內部之爭權奪利從沒停頓過，高級幹部互相清算殘殺，從沒有爲人民著想，連自己都承認這種奪權之爭，還要發生二十次或三十次。(2)在大陸上有千千萬萬的年青同胞，縱然在共產主義下成長，並受其思想教育，但是一遇機會都冒死投奔自由。如果說大陸上政權穩定，人民幸福的話，那裏有人會冒九死一生之險，遠離故鄉？就逃亡的數字看，近十幾年來共有二十萬人逃到金門或香港；還有一些人因爲在內地，竟逃到蘇俄邊境內勉強生活下